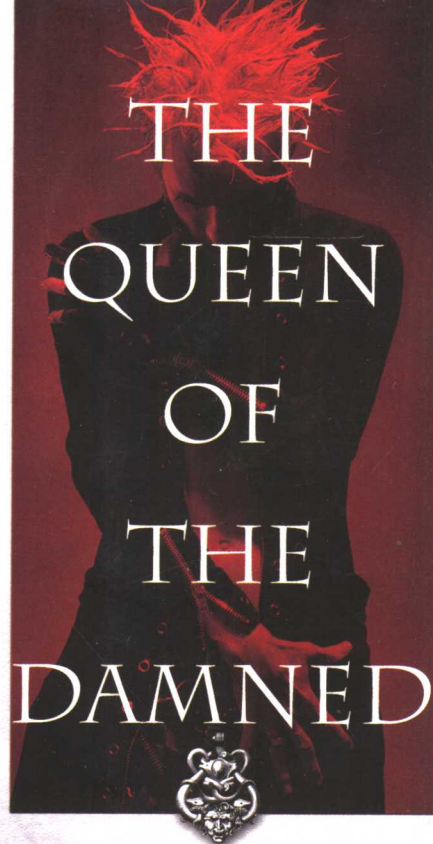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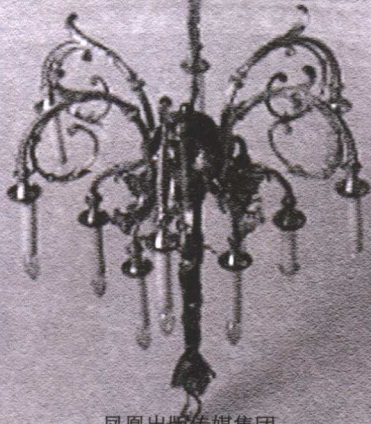




吸血鬼史诗系列

吸血鬼女王

[美国]安妮·赖斯 著 姚霖也 熊裕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5712.45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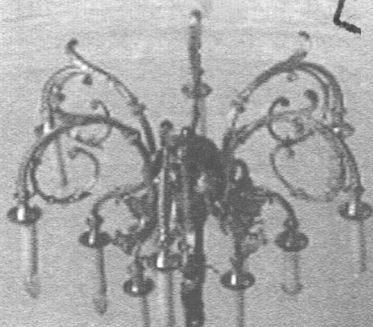
吸血鬼史诗系列



吸血鬼女王

[美国] 安妮·赖斯 著 姚霖也 熊裕 译

The Queen Of The Damned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吸血鬼女王 / (美) 赖斯 (Rice, A.) 著; 姚深也, 熊裕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10
书名原文: The Queen Of The Damned
ISBN 978-7-5447-0213-3

I. 吸... II. ①赖... ②姚... ③熊...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1020 号

The Queen Of The Damned by Anne O'Brien Rice
Copyright © 1988 by Anne O'Brien Rice
Untitled poem copyright © 1988 by Stan Rice
Excerpt from Violin copyright © 1997 by Anne O'Brien Ric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4-132号

书 名 吸血鬼女王
作 者 [美国] 安妮·赖斯
译 者 姚深也 熊裕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13-3
定 价 2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
斯坦·赖斯、克里斯托弗·赖斯
和约翰·普雷斯顿

并以此纪念我亲爱的编辑
约翰·多兹和威廉·怀特黑德

可悲的兔子

可悲的兔子，是一幅画。

它块状的绿色耳朵，像裹着玉米的卷叶，

它黑暗的前额直指繁星。

挂在我墙上的一幅画，孤单单的

如同兔子们的孤独，或

不孤独。它丰满红润的脸颊，

绝对的艺术，颤抖的鼻子，

一个难以改变的习惯。

你也可以是一只可悲的兔子；你的背

变成绿色和红色，你的威武的小小胸膛变成蓝色。

但是一旦你真的受到诱惑成为一只兔子，

请提防那些真正的血肉之躯，它

将把你从那可悲的支脚架上击落

它将破坏你可悲的色彩

如同幽灵击碎大理石；你的伤口将

很快愈合，以致连流水

都将嫉妒你。

白纸上描画出来的兔子

滋生出所有魅力对抗哺育它的大自然；

它们玉米卷叶似的耳朵变成坚硬的角。

如果可悲的生活让你感觉不错,你可得小心了——
一旦身陷捕兔的陷阱
所有色彩看起来都似阳光之剑,
而剪刀如同那永生的耶和华。

斯坦·赖斯
《某些羔羊》(1975)

我是吸血鬼莱斯特。还记得我吗？那个变成摇滚巨星并出版了自传的吸血鬼？那个有着金色头发和灰色眼睛、爱出风头、对名气充满贪婪欲望的吸血鬼？你记得的。我曾经想在这个闪亮的世纪里成为一个邪恶的象征，尽管像我这样真正的魔鬼在这个世界根本无容身之处。我甚至还打算通过这样的方式做一些善事——在缤纷的舞台上扮演一个魔鬼。

上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事业已是一片坦途。我刚结束在旧金山的首场演出——我和我的乐队的第一次“现场演唱会”。我们的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我的自传也受到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的尊敬和喜爱。

但是，接着发生的事情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哎，反正我没有觉察它的到来。离开你之后，我一直在你所谓的传说中的悬崖上游荡。

好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当然，我还活着。如果我死了，就不能在这里跟你说话了。宇宙万物也最终都尘埃落定，归于平静。这个充满理性信念的世界构架里出现的小小裂痕也已被补好，至少已被封堵上了。

对所发生的一切，我多了一点点的难过，也多了一点点的卑鄙和谨慎。而且我的力量也变得更加强大，尽管在我体内的那个人比以前更加接近生活的表面；这个忍受着痛苦和饥饿的人对我所寄生的这具永生不死的躯壳是既爱又恨。

想喝血？是的，而且永不满足，尽管从生理上来说我从没像现在这样不需要它。现在就算一滴血都没有我也可以活下来，但是对动物之血的本能的欲望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做这样的尝试。

你们知道，这不仅仅只是出于对血的需要，尽管血是一个人想要的所有能给你带来快感的东西；在杀生、饮血的时候，仿佛是心贴心的共舞——当牺牲品渐渐虚弱，而我感到渐渐强大起来，吞噬了死亡，在一个瞬间，这死亡之火燃烧得和生命一样旺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死亡不可能和生命一样强大，而这也正是我不停攫取生命的原因。不是吗？我和以前一样无药可救，而明白这个事实只能更加糟糕。

当然，我依然冒充人类。不管年纪多大，我的所有同类都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冒充人类。竖起领子，压低帽子，戴上墨镜，双手插入口袋——这些诀窍往往很奏效。我现在喜欢的装扮是修身皮夹克和紧身牛仔褲，以及适合在任何地方行走的纯黑色的靴子。有时，我也会穿色彩更加鲜艳的丝绸服装，我目前所居住的南方地区的人们都喜欢穿这样的衣服。

如果凑得太近，就会感到一点点某种心灵感应似的眩晕：你所看见的都是完全正常的。老练的微笑一闪而过，尖利的牙齿很容易被隐藏起来，那个凡人就什么也发现不了，继续走他的路。

有时我也会卸掉所有的伪装，就以我真实的面目出现。披着长发，穿着让人怀旧的天鹅绒夹克，右手上戴着一两枚翡翠戒指。有时我在这座可爱的堕落的南方城市疾走，穿过市中心拥挤的人群；有时我会沿着海滩漫步，在洁白如月光的沙滩上呼吸着暖暖的南风。

没有人的凝视能超过一两秒钟。在我们身边围绕着太多其他莫名其妙的事情——恐惧、威胁、神秘，这些使你迷失，接着必然又使你清醒过来，回到可知的、单调的事物上来。所有人都知道，王子永远不会出现，而睡美人可能已经死了。

跟我一起幸存下来的其他人也是一样的。他们跟我一起住在这个炎热而又陌生的世界的小角落——北美大陆的东南端，迷人的大都会迈阿密。对嗜血的、饥渴的吸血鬼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快活的狩猎场，如果真有这样地方的话。

跟其他人在一起是有好处的；真的，这非常重要——我一直觉得我需要的是一个由智者、长生不老者、年长者及无所顾忌的年轻人组成的盛大联盟。

但是，啊，在凡人中默默无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苦恼，我是一个贪婪的魔鬼。超自然的声音温柔的呢喃并没有使我转移注意力。被凡人世界认可的滋味实在是太诱人了——橱窗里摆放着唱片，舞台前歌迷们疯狂地跳跃鼓掌。不必担心他们是不是真的认为我不是吸血鬼，在那个时刻，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他们在高呼我的名字！

那些唱片现在不见了，那些歌我也永远不会再听了。而我的书保存下来了——和《夜访吸血鬼》一起——被安全地伪装成小说，或许，它也应当是小说。我惹了足够多的麻烦，就像你们将看到的那样。

我玩的一些小小的游戏就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我这个吸血鬼终将成为英雄和烈士……

你们可能认为我从中学到了一点教训，是不是？嗯，事实上确实是。我真的学到一些。

但是屈尊在黑暗之中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莱斯特，这个时髦的、以作恶为乐的、神出鬼没的恶棍，再次悄悄接近无助的人类，而他们对我的族群却一无所知。再次变成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永远只能停留在它的边缘，在灵与肉的古老的秘密地狱里不停地与善恶做斗争，这会令我感到痛苦万分。

现在当我孤单一人的时候，我梦想能在一间月光盈盈的房间里，寻到一位甜美的年轻女子——读我的书、听我的音乐的柔顺的年轻人中的某一个；在我短暂而注定不幸的辉煌时期，给我寄来信纸芬芳的信的歌迷中的一个。她与我讨论诗及幻想的力量，说她希望我是真实的；我梦想偷偷潜入她昏暗的房间，她的床头小几上可能正放着我的书，书里夹着漂亮的天鹅绒书签；我梦想自己抚摸着她的肩膀，在我俩目光相遇时，轻轻微笑。“莱斯特，我一直相信你，我一直都知道你会来的！”

我双手捧起她的脸，俯身吻她。“是的，亲爱的，”我回答她，“你不知道我有多么需要你，多么爱你，一直都是。”

或许她会因为那些降临在我身上的事而觉得我更具魅力——我目睹的

突如其来的恐惧,以及我所忍受的不可逃避的痛苦。苦难使人深刻,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苦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光彩,使我们所说的话赢得更多的共鸣,如果它没有摧毁我们,没有燃尽我们的乐观、激情、远见及对简单却必不可少之物的尊重。

请原谅我,如果我所说的令人痛苦。

我没有任何继续存在的权利,是我引发了整件事情;如同他们说的那样,我在某一段文字中泄露了秘密,而我那么多的同类却没有。人类因而受到折磨。这是不可宽恕的,我无疑要永远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你知道,我仍然不太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悲剧,或者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冒险,又或者是不是我愚蠢的错误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某件壮丽之事,它是不是能把我带离孤独和噩梦,带人某种救赎的领悟之中。

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不过重要的是,它已经结束了。我们的世界——我们小小的神秘王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小、更黑也更安全,它将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样子。

很奇怪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个突然而至的灾祸,而且我也永远不能真正预见到所有因我而起的事情的结束。冒险使人着迷,它充满着无限可能。当所有其他魅力衰退之时,它引诱着我,直至永恒。

终究,我还是跟两百年前我活着的时候一样——焦躁不安、没有耐心、憧憬着爱情,并且是个打架好手。18世纪80年代,当我前往巴黎想要成为一个演员时,在每个夜晚的幕启时分——我所有的梦想都还只是开始。

或许老一辈的想法是对的。我现在去向那些真正的长生不老者请教——那些活了几千年的吸血鬼,他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真正改变,我们仅仅是变成更加完整的自己而已。

换句话说,在活了几百年后你确实会变得比以前更加聪明,但你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变得如同你的敌人所说的那么坏。

跟以前一样,我一直是魔鬼,一个想站在舞台中央的年轻人,在那里可以看到我最好,或许还可能爱上我。若无他人相伴,一个人是毫无价值的,所以,我非常想使你们开心,用我的表演吸引你们,让你们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我怕偶尔几次的私下接触和相识远远不够。

但是现在我已跳到台前了,不是吗?

如果你们读过我的自传,那么你们会想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灾难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所发生的事情,怎么样?

就如我说的,我之所以出书和唱片是因为我想成名,想让人们认识我是谁,甚至仅仅只是象征性的。

至于可能被人类发现真相的风险,他们可能会发现我真的如我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同样会因为这个可能性而感到兴奋。让他们追捕我们,毁灭我们吧,那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方式。我们本就不应该存在,他们应当杀死我们。想一想这样的战争!哈,想一想与那些真正知道我是谁的人作战的情景!

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期待过这样的对抗,虚假的摇滚乐手的身份,是我这样的朋友最具神奇效果的伪装。

准确地说是我的同类带我来到这里,也是他们决定要惩罚我所做的一切。当然,我也曾预料到了这一点。

毕竟我在我的自传里谈到了我们的历史,透露了我们隐藏得最深的秘密——一些我曾发誓永远不会泄露出去的事。我曾在聚光灯和摄像机镜头前那么神气活现,但是,事情将会怎么样呢,如果我被某个科学家抓住,或者更可能的是日出前五分钟,在一起小小的交通违章事故中被一个积极的警官逮着,然后被监禁、接受检查、验明身份、最后归类——这些都是在白天当我无助地躺下的时候进行的——以满足世界上疑心最重的人类的好奇心。

当然,这不大可能发生。现在也不可能。(尽管它可能会很有趣,真的可能!)

然而我的同类们对我所进行的冒险活动难免感到愤怒,他们恨不得把我活活烧死,或者剁成肉酱。但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太愚蠢,他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有多安全。

当举行演唱会的那个晚上日益临近,我发现自己竟然也在期待那些战斗。想到将要去摧毁那些跟我一样邪恶的人,将要扫荡所有罪恶,将要把自己的形象一遍又一遍推倒在地,真是大快人心。

然而,你们可知道,在舞台上亮相、演唱、演出,制造一些妙不可言的神奇,能带给我纯粹的快乐——这是我最后所有的感觉。我想要最终活下来,

我想要成为完全的人。两百年前那个前往巴黎，并在途中遭遇死神的凡人演员终将迎来属于他的时刻。

接着继续我们的回顾——演唱会非常成功，在一万五千名尖叫的凡人歌迷面前我赢得了属于我自己的胜利时刻。我的两个亲爱的同类朋友也跟我一起见证了这一刻——加布丽埃勒和路易，他们是我的学徒、我的情人，我跟他们被分开了好几个黑暗的年头。

在那个夜晚过去之前，我们与那些想要惩罚我的讨厌的吸血鬼们交上手了。在这些小规模战争中，我们有一个隐身的同盟者。在敌人能伤害我们之前，他们就被我们烧成了灰烬。

当黎明来临时，我还在为整个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兴奋，以致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危险的存在。我对加布丽埃勒热切的警告置若罔闻——能再次拥有她实在是太美妙了，我对路易悲观的怀疑一如既往地不予理睬。

接着，我陷入困境，被吊在悬崖上……

当太阳在卡梅尔山谷升起时，我闭上了双眼，所有吸血鬼在那个时刻都得这么做，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在地下藏身处，我并不是孤身一人。我的音乐不仅吸引了年轻的吸血鬼，还唤醒了在沉睡中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吸血鬼。

我发现，我正处在某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之中，冒险而又充满希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最终会死去，还是获得重生？

现在，要告诉你们接下来发生的整个故事，我必须把时间再往后推一点。

我得从那个不幸的演唱会之前十天的某个夜晚说起，我必须让你悄悄溜进其他人的头脑和心里，他们对我的音乐和书做出过积极回应，以我那时知道得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方式。

换句话说，很多故事还在继续，我得在后来重新整理事情的经过。我现在要给你们的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现。

所以，我们将从狭隘的、偏激的第一人称的范围里走出来，我们将潜入“很多角色”的大脑和灵魂，如同许多凡人作家做的那样。我们将飞驰进入“第三人称”和“多角度观点”的世界。

对了，顺便说一下，当这些其他人物说到我很漂亮或迷人之类的话，不

要认为这些是我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的,我从来没有!这是别人事后告诉我的,或者是我用万无一失的读心术从他们的头脑里获得的。我对此或任何其他事情都不会撒谎。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一个耀眼的朋友。这是我命中注定要抽中的牌。那个把我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的可恶下流的家伙之所以选中我就是因为我有一副好相貌。结果就是这样。意外向来总会发生。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意外的世界里,只有美学标准才有我们确信的意外才有的连贯性。我们永远挣扎在是非之中,努力创造和维持道德上的平衡。但是夏日街灯下的雨滴发出的微微闪光,或礼炮在夜空中的耀眼光芒——这些,无可置疑,是多么残酷的美丽。

现在,请你们相信:尽管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我将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毫发无损地回来。事实上,我讨厌不能自始至终成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借用大卫·科波菲尔的话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还是受害者。但不管怎样,我难道不该控制它吗?毕竟,我是那个真正讲故事的人。

唉,可惜我成为吸血鬼中的詹姆士·邦德并不是整个故事的焦点。虚荣心还不是时候。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真正发生的事情,纵使你永远也不会相信。在小说里,如果没有更多虚构的话,我得有那么一点点意义,一点点连贯性,否则我可真要疯了。

我会一直想你们的,直到我们再相逢;我爱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在这里……在我怀抱里。

序 言

涂写在墙上的公告

——用黑色毡头笔写在旧金山一家叫“德拉库拉之女”的
酒吧里间的红色墙壁上——

黑暗之子告诉你们：

第一本书：《夜访吸血鬼》，出版于1976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写下这样一本书——它描写了我们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以及在其间的苦难和求索。路易，这个透露了我们一切秘密的两百岁的吸血鬼，仍坚决主张我们要有凡人的同情心。而莱斯特，这个给予路易“黑色赠礼”的恶棍，连一点宝贵的解释和安慰都没有。这听起来很熟悉吧？路易一直没有放弃探寻他的救赎之路，尽管连我们能找到的最年老的吸血鬼阿曼德都完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或者谁创造了我们。这并不令人奇怪，是吗，吸血鬼男孩和女孩们？毕竟，吸血鬼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一本《巴尔的摩问答集》。

是的，从来没有，直到出版了：

第二本书：《吸血鬼莱斯特》，本周出版。副标题为：他的“早期教育和冒险”。你们不相信？那么去向最近的凡人书商证实一下，然后走进最近的一家音像店要求看一下刚刚到货的新唱片——标题同样是《吸血鬼莱斯特》。我料定你会变得谦虚起来，或者这些都不够，你还可以打开你的有线电视，如果你没有瞧不起这类东西的话，等着看昨天才开始不厌其烦频繁播出的莱斯特摇滚电视节目，这只是他诸多视频录像中的一个而已。你马上就知道了莱斯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而如果告诉你他打算在这些空前的恣意妄为的基础上，要在这个城市举办首场音乐会并上台“现场”演出，你也许不会再感

到惊奇了。是的,就是在万圣节那天,你们猜对了。

但还是让我们忘掉这些吧,忘掉他超自然的双眼从每一家音像店橱窗中射出的肆无忌惮与狂妄,忘掉他用他强有力的声音唱出的我们最古老的祖先神秘的名字和故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歌又告诉了我们什么?他在他的书里说得清清楚楚。他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本问答集,而且还是一本《圣经》。

追述到《圣经》时代,我们就要说起我们最早的祖先:安克欧和阿卡莎,他们是尼罗河流域被称为埃及之前的统治者。请不要理会那些有关他们如何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吸血鬼的冗长晦涩的文字,这仅仅比生命如何在这个地球上形成或者人类胚胎如何在其母亲的子宫里从受精卵生长发育成人的故事多那么一点点的意义。事实就是,我们都是这对古老而神圣的夫妇的后裔。不管你喜不喜欢,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相信,我们所有不可或缺的美妙的吸血本能的最初创造者存在于他们两个古老身体中的某一个。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如果阿卡莎和安克欧手牵手走进一个火炉,那么我们都将随之而烧毁;如果将他们碾成闪光的尘埃,那我们也就随之湮灭。

但是,哈,我们仍有希望。我们这对祖先五千年来一直都在沉睡。是的,一点没错——当然,除了莱斯特声称他曾在他们的圣殿脚下拉小提琴唤醒过他们两个。但是如果我们不理会他的异想天开,说什么阿卡莎将他拥在怀里并与之分享了她的原始之血,我们得到的可能是更接近事情真相的说法。早在罗马帝国没落之前起他们两个就连眼睫毛都没有眨过一下,老一辈的传说更使我们确信这一点。一直以来他们都被马里乌斯,一个古老的罗马吸血鬼,保护在一个精美的秘密地下室里。马里乌斯显然知道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怎么做是最好的,也正是他告诉吸血鬼莱斯特绝不要泄露这个秘密。

然而,吸血鬼莱斯特,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知心朋友。他的书、唱片、电影以及演唱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完全不可能知道这个恶魔头脑里在想什么,只知道他在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坚定不移。终究,他不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吸血鬼孩子吗?还把自己的母亲加布丽埃勒变成吸血鬼,多年来一直做他的亲密伴侣。他甚至会仅仅出于追求刺激而觊觎罗马教皇的权力!

所以要点如下：路易，这个我们没人能找到的四处游荡的哲学家，向无数陌生人吐露了我们最重要的秘密。而莱斯特在凡人公众面前炫耀他的超自然天赋之时，竟敢向全世界揭露我们的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个人还能继续存在？为什么我们没有早就消灭他们？哦，广大的凡人民众绝不会必然给我们带来危险。村民们并没有手举火炬候在门口，威胁说要烧毁我们的城堡。但是，这个恶魔使得凡人世界对我们的认知有了变化。尽管我们足够聪明，不会为人类记录去进一步证实他愚蠢的胡编乱造，但是史无前例的愤慨让他必须受到惩罚。

更深入的思考：如果吸血鬼莱斯特所说的故事是真实的——很多人发誓说是真的，尽管他们什么也说不清——那么两千岁的马里乌斯难道不可能挺身而出，来惩罚莱斯特的违背命令？或者，如果国王和王后能用耳朵听到遍布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的无线电波中传来的呼喊他们名字的声音，他们会从沉睡中醒来。一旦这真的发生了，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会怎么样？在他们新的统治之下，我们是否会繁荣昌盛？或者他们将会带来全球大毁灭的时代？无论是哪种情形，吸血鬼莱斯特的迅速灭亡是否都不可避免？

计划：一旦吸血鬼莱斯特及他所有同党敢于现身，就立即消灭他们，并且消灭所有向他表示效忠的人。

警告：必然还会有其他非常年长的吸血鬼存在。我们有时会隐约瞥见他们，或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莱斯特揭露的秘密唤起了我们一些潜在的意识，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力。那些拥有超强力量的年老吸血鬼必定也能听到莱斯特的音乐，究竟是哪些古老而可怕的生命会因历史、某种企图、或纯粹的认可而受到煽动，从而正在缓慢却坚定地蠢蠢欲动，回应莱斯特的召唤？

这份公告必须抄送给吸血鬼团体的每一个聚会场所以及世界各地的吸血鬼聚居处。但是你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同时四处传播这个消息：吸血鬼莱斯特、他的母亲加布丽埃勒、他的同党路易和阿曼德以及所有向他表示忠诚的吸血鬼都要被消灭。

吸血鬼男孩女孩们，祝你们万圣节快乐。演唱会那天我们将会见到你

们。我们将会看到吸血鬼莱斯特永远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在远处一个舒适的角落，一个身穿红色天鹅绒外套的金发男子又读了一遍这份公告。在黑色墨镜以及灰色帽檐的遮挡下，他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他戴着灰色皮制手套，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向后靠在高高的黑色木墙板上，一只穿着靴子的脚后跟搁在椅子的横档上。

“莱斯特，你这个最该死的家伙！”他低声说道，“你是个乳臭未干的王子。”他发出短暂而不易察觉的笑声，随后开始扫视这个宽大阴暗的房间。

那幅错综复杂的黑色墨水壁画就像白色石灰墙上挂着的蜘蛛网，但是并不让他觉得讨厌。他甚至相当喜欢这样被一轮满月照映着的荒废的城堡、墓地以及枯树上伸展着的枝桠。这是一个被重新改造过的陈腔滥调，已经不是原来的陈腐风格，而是他一贯欣赏的那种具有艺术美感的样子。而且，有装饰嵌线的天花板以及装饰横条上神气活现的魔鬼还有骑在扫把上的女巫也都十分精美。房间里还有一股熏香的芬芳——一种古老的印度混合香料，几个世纪以前他自己也曾曾在那些必须被守护者的圣殿里点过一次。

是的，那是在所有秘密聚会场所里较优美的一个地方。

不甚令他高兴的是这里的居住者，三三两两的纤瘦的白色身影，徘徊在点着蜡烛的小小黑檀木桌旁。对这个文明的现代都市来说，他们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点。今晚如果要猎食，他们必须游荡到更远更广的地方，而且年轻的吸血鬼总是必须去猎食。他们得杀生。他们太饥渴了，除了杀生没有别的方式。

但是刚才他们关心的只有他——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是否非常古老而且非常强大？他在离开这里之前将会做什么？总是这些同样的问题，尽管他设法像其他任何游荡的吸血鬼一样，避而不视，停止思想，悄悄溜进他们的“吸血鬼酒吧”。

现在还不是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确定了他们的意图。而且，莱斯特的小小的盒式音频录音带已在他上衣口袋里。在他回家之前他也会去搞盘莱斯特的摇滚视频录像带。

他站起来打算要走，年轻人中有一个也跟着站起来。当他和那个年轻人一起走向房门的时候，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来自思想也来自语言的沉默。只有蜡烛的火焰在颤动，闪烁的微光投在铺着黑色瓷砖的地上，看起